

甄正論卷下

俊八

唐佛授記寺沙門玄奘撰

公子曰先生縱談天之辯震擲地之音恩煦所詮寒谷湛其春露厲言所披湯池結其冬冰以僕爝火之末光對曦景之層曜自可消

俊八

聲疊足踰氣斂肩沉疑未祛仍希妙釋但靈

寶所詮咸歸偽妄老子事跡應不虛誣河上

公者神仙之人也昔漢孝文皇帝之時結草

為庵居河之濱文帝好道德之經勅王公卿

相及二千石咸令習讀老經有數句不解帝

莫能通有人言河上公常習讀老經或可解

之帝乃遣使賫所不了句令問河上公公答

曰道尊德貴不可遙問帝於是親幸河上詢

問所疑河上公見帝抗首高據而坐帝甚恠

之乃謂公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朕能令人死生富貴公雖德重何

乃自高乎河上公乃撫掌大笑躍於虛空去

地數丈坐五色雲氣之上下顧帝曰余上不

至天下不及地中不累人陛下焉能使我富

貴貧賤耶帝方悟是神人乃下輦再拜而謝

之曰朕以不德忝統先業兢兢誠慎常恐廢

墜志性愚昧不識聖人稽首引過公乃授帝

素書二卷謂帝曰熟讀此所疑自解吾注此

書以來經今千七百餘年凡傳三人兼子四

矣勿傳非其人言訖失公所在據此靈跡非

聖而誰識者以為文帝篤信精至誠感實徹

老君使此神人授文帝道德章句帝既受訖

公乃晦影返真歸乎上方此之神異炳然顯

著豈亦謬乎

先生曰子之此言更成虛妄道聽途說焉足

可憑子向所論乃是葛玄作老經序偽飾此詞誑惑江左因循不悟令子疑焉竊據漢書帝紀凡有行幸無不載錄至如甘泉宮去京百餘里帝每行幸咸悉書之又景帝時吳楚七國反爲太后在東宮帝時往諮詢漢書云帝來往東宮間又武帝幸五柞宮及幸河東祀后土史並書之按道士成玄英撰老經疏云河上公在陝州城南三里比於五柞甘泉河東遠數倍何因漢書不言況河上公躍坐虛空乘御雲氣授書於帝弘明道德比於郊祀神光及李夫人之事此爲盛烈棄而不錄未有斯理又河上公云吾注此書千七百年者此言又妄按周成王伐淮夷之後始制井田之法王畿千里出革車萬乘天子萬乘起自成王成王已前無萬乘之制據成王在位

後八

二

通周公攝政共有三十七年至釁王爲秦昭襄王所滅總八百六十年秦自昭襄至于嬰合五十年爲項羽所滅漢高皇帝在位十二年惠帝在位七年呂太后攝位八年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自成王至文帝末年都有九百三十二年按老經云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則明老子當說此經全在成王之後但經爲注本注以釋經經尚未有注何先述千七百年此又虛也又河上公自注老經云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明此注語全在周公之後千七百歲重益虛誣事跡既偽感應豈實晦影之說妄談真返之言何矯公子曰史冊不載誠亦難憑以愚管窺致茲迷惑老莊之教其來已久道士之號非祇干今觀宇尊容肅設斯在星冠月帔雲裼霓裳

後八

三

目驗可知豈總虛也

先生曰老莊之教余豈毀耶比擬佛經義理全別論善也則同途而各鶩語宗也則異軌而分驅老教旨在於雌柔佛法事明於因果二軸七篇之奧義忘得喪於齊物之場八萬四千之法門契寂滅於涅槃之境修身治國之要道德之經具明捨凡證聖之果般若之文逾顯至如遺執破境息智忘身老經非無其語於行廢立其宗所修唯在人間極果纔登壽考佛之爲教應物逗緣隨類分門因機啓行自近之遠從淺階深起一念心證真如果顯如天地明同日月麤文浮閱似若相參妙理沉研皎然全異又子云道士之號非祇于今者亦何謬哉自開闢以來至于晉末元無戴斑穀之冠披黃彩之帔立天尊之像習

靈寶之經稱爲道士者矣所號道士者則廣成務光巢由涓棘之輩脫落時代輕傲王侯與俗不羣高尚其志次有遺榮冠冕締賞林泉歌紫芝以自娛調素琴而取逸末代則有性好飛鍊志存術數咸稱道士跡雖異俗衣無別制漢明帝時佛法被於中夏至吳赤烏年術人葛玄上書吳主孫權云佛法是西域之典中國先有道教請弘其法始創置一館此今觀之濫觴也葛玄又僞造道經自稱太極左仙公目所造經云仙公請問經宋文明俊等更增其法造九等齋儀七部科籙修朝禮上香之文行道檀纂之式衣服冠履之制跪拜折旋之容行其道者始斷婚娶禁葷辛又僞造靈寶等經數十卷後陸修靜更立衣服之號月帔星巾霓裳霞袖九光寶蓋十絕靈

幡於此著矣至梁武帝初年爲修靜所惑曾致遵奉後悟非究竟之法親製捨道之文見在梁武帝集內後修靜出奔北齊其時丹陽陶弘景性多博識聰敏過人身爲道士居于茅山之朱陽觀靜退無爲不交時事時號貞白先生又號陶隱居多所著述並行于代躬衣道服心敬佛法於所居地起塔圖佛形像親自供養號曰勝力菩薩其塔見在茅山朱陽觀中于今不爲烏雀所污弘景重制冠服改館爲觀行黃帝老子之教惡靈寶法僞鄙而不行手著論以非之弘景深爲梁武所器尚頻徵令仕確乎不投并述詩以贈武帝並入於集事跡昭顯光乎梁史子何惑之

俊八

五

而謝曰僕久沉俗網罕悟真筌耳滯黃花之音志昏白雪之奏雖則屢承妙釋方乃重結深疑形智聾盲一至於此幸蒙南指今從北轅靈寶天尊虛名若是至於經教莫不僞修凡所謬妄咸請垂誨希愈膏肓永祛沉痾先生怡然而對曰子今悟矣亦旦暮而得之復坐有疑便問余爲一一論之

公子曰佛教之內有僧尼兩衆道法之中有道士女冠二流彼此相望威儀備具准佛律僧受二百五十戒尼受五百戒今道士女冠所受法錄一槩齊等更無增減俱受十戒真文上清之法并受符籙之事未知此法何人所傳

先生曰道士女冠元無戒律還竊佛家十戒以充彼法真文上清咸以綃素爲之其中畫

作符圖及書王字其真文總有三法一曰八景畫爲日月星辰之象二曰五老畫作五老之神三曰五岳畫爲五岳山狀三本各得受用不要總受上清者其中書上清天中官位及符圖等初受十戒次受真文後受上清其法具矣錄者其數甚多不可備說略而詳之有千五百將軍三五大將軍等錄受此錄者然可行符禁章醮之事佛以尼是女人女人性多嗜欲隨機制法故倍多於僧道家法錄凡人妄造既不識根性所以道士女冠更無差異此等之法並是張道陵僞作此法

公子曰老子既不說此定僞何惑道法先無戒律道士不妻娶憑何典記

先生曰道家無律禁淫欲之事今道士等不婚娶者學僧尼爲之一無憑據故隋高陽觀

後八

六

道士李播上表云准道法道士無不婚娶之禁道士等咸請娶妻妾其表見在李播集中公子曰教無禁欲之科娶妻豈爽於教李播此請誠合其宜且道教所宗於老子老子仕周後適西域竟無出家斷婚之跡道士今日出家遵誰之教

先生曰出家之法基在西域釋迦棄儲后之貴位捨妃嬪之愛戀出家修道六年苦行一朝成佛成佛之後方度憍陳如等此土元無出家之兆老子本自有妻仕周爲史去周西邁身是俗人本無捨妻室易衣服出家之狀故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瑕仕魏封段干後爲漢膠東平王太傅各有別傳又老經云子孫祭祀不輟此論依教修行則息胤繁盛代代不絕故云不輟豈令斷欲耶道士今日

出家本學佛教更無別據

公子曰雖學佛法出家本宗自無此教老子不禁婚娶經文又說子孫今日縱學佛宗識者誰肯依信盜鍾掩耳豈杜他聞妄立天尊跡先彰露偽造經教又已表明靈寶文明等

所修餘經何人所作伏請詳辯冀悉根源

先生曰道經除道德二篇西昇一卷又有黃庭內景之論自餘諸經咸是偽修又有太平經一百八十卷是蜀人于吉所造此人善避形迹不甚苦錄佛經多說帝王理國之法陰陽生化等事皆編甲子為其部帙又有太清上清等經皆述飛鍊黃白藥石等法至如本際五卷乃是隋道士劉進喜造道士李仲卿續成十卷並模寫佛經潛偷罪福構架因果參亂佛法自唐以來即有益州道士黎興禮

州道士方長共造海空經十卷道士李榮又造洗沐經以對温室道士劉無待又造大獻經以擬孟蘭盆并造九幽經將類罪福報應自餘非大部帙偽者不可勝計豈若釋迦大聖獨擅法王施化西國聲流東夏按列禦寇書云商太宰問於孔子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用仁義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用時政聖則丘弗知太宰驚曰則孰為聖孔子曰丘聞之西方有聖人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莫得而名焉按宣尼此言與老子西昇所說略同伯陽仲尼並此土稱之為聖二人咸知西方有聖人則明釋迦之道廣矣

公子曰僕幼懷志尚早竊當時之譽言談之者以詞令見稱伏聞高論有慙審訥木賜仰宣尼之崇仞愧環堵之卑陋耶鄭咸觀子林之宴容悟心識之昏怠是知扶搖九萬垂天之翼方升激水三千橫海之鱗乃運幸承咳

後八

唾疑滯咸盡竊見白屋鴻儒黃冠碩學扼腕盱衡之士揚眉抵掌之賓並云儒道釋典三教是一咸躋於善理無有二慈悲仁恕殊途而同歸利物濟時百慮而齊致雖碧鷄黃馬之辯未可分焉離堅合異之詞豈能別矣每

思此義交戰于懷請一詳議希除衆惑

先生曰子何言之當乎余嘗欲著論未遑削藁因子之請見余之志夫三教羣分九流區別本迹雖異義意乃殊非唯麤淺相懸抑亦凡聖全隔尋文似涉參互究理居然不同自

八卦成象六爻定位披龍圖而紀號觀鳥跡以裁書立德立言三墳暢三皇之化垂訓垂範五典旌五帝之蕃洎乎姬文公制禮作樂隆二南之風雅孔宣父修詩述易詮十翼之精微莫不序尊卑定君臣父子之道次長幼

明夫婦朋友之列盡忠貞以奉國崇孝悌以資家蘊恭謙以尅己施仁恕以待物敦信義以申交務廉讓以推行此之五德立身之義也敷文德以化俗運武功以寧亂修禋祀以綏神祇崇宗廟而敬祖考啓畋漁之漸易著

後九

九

網罟之義導盤遊之源禮標蒐狩之典截馘斬首效征戰之勞宰犧屠牲邀薦饗之福貫曾達腋申馳騁之娛天命剖肌恣賞心之樂刑禮興而奸詐起符璽著而矯偽生盜國竊器者害父弑君爭權趨利者滅宗夷族無慈

悲之大惠有惻隱之小仁昧三世之因果明
一生之禍福餘殃宿慶逮乎子孫積惡修善
絕於冥報在生之命年有延促之限為鬼之
質壽無遷變之期所云好生惡殺者謂性命
之重人畜同之類於己情豈宜傷害故子貢

欲去告朔之餼羊聞其聲不食其肉者以已
之心體彼之命戀生之志物我皆然故孔丘
不味山梁之雉于定國之寬刑孫叔傲之陰
德霸楚以昌其後高門以待其封項羽之陷
秦軍白起之坑趙卒身死杜郵之下支分烏
江之上或禍福被於當代或榮辱流於子孫
身造身受似同見報父業子傳酬非自己亦
有射宣王以復其怨抗杜回以答其恩申生
命狐突以馭車劉約從元海而陪乘此論幽
明交接人鬼相離非罪福之業緣異報應之

輪轉儒佛懸殊此其明矣

夫道之為教儒之異流黃帝述其濫觴老聃
嗣其絕紐究其本也保精養氣韜光藏輝全
生遠害無為寂怕恬淡清虛少私寡欲此其
宗也自後變淳就澆分鑿各鶩派一元之理

立三等之差上則却粒延齡飛仙羽化廣成
黃帝是也次則守雌誠剛忘知息智伯陽子
休是也下則擯伐遺榮巖棲谷飲許由巢父
是也推究神仙之跡事涉憑虛按黃帝本紀
帝行房中之術修導養生之法御七十三女

後八

十

服一九金丹昇鼎湖策飛龍白日登天羣臣
攀戀收衣冠劍履而葬於喬山之陽參驗此
詞咸成焉有夫葬者藏也先生云亡子孫感
戀卜其宅兆修建墳塋安厝蒐靈藏秘骸骨
庶免曝露之患黃帝馭青龍以沖天躡紫虛

而遐上高謝萬機脫屣四海元來不死何因
須葬且邵伯司牧分陝遺惠在人尚蔽芾甘
棠恩德留樹況黃帝居九五之位處萬乘之
尊馭龍駕以上僊故勝寢疾而死者羣臣攀
慕情切即合留奉衣冠豈容埋棄帝之遺服
以申誠戀之志仲子未薨來賙左傳以為非
禮黃帝不崩而葬臣下何苦見誣必葬不虛
昇仙是矣進退之理事跡可知且御女求仙
恣欲邀果更入輪迴之境詎登解脫之場縱
令實得神仙終是未離生死何況此術黃帝
受之於廣成所修在於一身本非出世之法
黃帝之跡如此神仙之傳並以虛陳具在前
論不復繁說也

夫老子為教備乎五千之文莊周演論詳於
七篇之旨所明道者俱詮陰陽天地和氣四

後

十一

時生育之理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嚴君平等釋云一者元氣謂混沌未
分無象可見於無象道中生一氣兆氣之清
者為天濁者為地此一氣生天地一生二也
因天地和而生陰陽及人此二生三也以人
稟陰陽陰陽能生品彙動植之類此三生萬
物也故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明道則陰陽
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明即此陰陽之理非測
度可知此神妙也能順此陰陽之理安其所
稟涯分守雌柔恬惓寂怕無為絕矯性之聖
智棄越分之間知同微妙之兩觀泯有無之
雙執挫折銳進之心解釋忿怒之志除剛勇
之強梁捐聲色之耽染體禍福倚伏之萌行
慈儉謙退之行即得終其壽考免於身患子
孫昌繁祭祀不絕苟違於此則天命傷生招

於敗累息胤勦絕其後不嗣故云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莊周解牛以全其生傳火而續其命齊萬物以杜健羨之路墮四肢以去形骸之戀迷木鴈用遣愚智滯守之方喻指馬以忘天地執著之見混變化而

夢胡蝶一天壽而延殤子太山小於秋毫則巨細之妄斯顯朝菌長於大椿則脩促之繫方假此並莊周詮俗情妄執遂有長短妍醜之實而起人我貪惡之心利已損物致招患禍此論一生之內有此顛倒天齡害命牽累敗身無未來冥報之義過去業緣之理當代造善惡之行隨其所行當代受報與儒書所說大意略同此足明佛道全別公子曰三教懸殊若此之異一理之說吁可同哉是知子沐心齋以安身非是爲他祈福宣尼潔齋以

後八

十二

變食豈關藉因以求果設道供以邀冥資之助造天尊以希濟拔之功者何虛費哉何虛費哉而今而後庶幾免矣然章醮之法符禁之術比見行者時有效驗此事如何更請詳議

先生曰子之此問誠有理焉且章醮者祭祀之流祈禱之事有來自久非唯道陵之法黃帝太公時行此術醮者祭之別名禮典先著其義道陵因而修之行其法者謂之祭酒此是俗中術人之伎道士竊其法以求資養本非道教之宗此乃涉於鬼道神祇之理俗諦妄情不無其事與夫邪巫陰陽卜筮郊祀尸祝之類也行此法者是太常所司不合隸屬司賓寺管僧尼所以屬司賓寺者爲佛法從西國來同諸外客之例道士元非是客自然

不合屬司賓寺管又行章醮祭祀之法即是
 司禮寺事但以寺觀相對因此遂屬司賓以
 實而論祇合郊社所管又符者鬼錄行之於
 鬼神之道所以有驗亦馬足恠焉公子渙焉
 疑釋欣然而作拜首而謝曰僕習蓼甘辛居
 鮑忘臭沉淪弱喪積有歲年今屬頽光西邁
 之晨方悟非狂東走之弊朝聞夕死有慰深
 心謹承命矣請遵斯旨書紳自誠傳諸將來
 使倒躓之徒革心於昏昧之俗弘通之士懸
 解於真如之理遂筆削為論貽諸後代

甄正論卷下

音釋

柞疾各切 胤羊晉切 盱向干切 蒐所鳩切
木名 胤也 盱目也 春獵日

蒐古獲切 鑣悲矯切 賈撫風切
裁耳也 馬銜也 賈贈也